

流金岁月 百年真情

百年老书信

—文事·家事卷—

侯书森 主编

改革出版社

一九九八年十月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年老书信/侯书森. 主编.

—北京: 改革出版社, 1998. 10

1998. 10

ISBN 7-80143-179-0

I. 百… II. 侯… III. 名人—书信集—世界 IV. 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8143 号

百年老书信 侯书森 主编

出版发行: 改革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 23 号 (100011)

经 销: 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 北京朝阳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1680 千字

印 张: 90 印张

版 次: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000 册

定 价: 198.00 元

编写说明

岁月晦晦，光阴如流，转眼间 20 世纪垂垂将尽。回首即将逝去的一个世纪，生与死，爱与恨，战争与阴谋，伟大与琐碎，高尚与卑劣，欢乐和痛苦交织成一片迷离的烟海。

书信是可靠的历史资料之一。本书遴选的 560 多封经典书信，按年代先后顺序依次归入《外事·商事卷》、《政事卷》、《情事卷》、《遗书卷》和《文事·家事卷》，采用写信人简介——书信正文——背景资料三结合的叙述方式，以历史画卷的手法真实再现 100 年来政治风云、流俗嬗变和个人感情生活之全貌，体例宏大，结构严谨，极具可读性和收藏价值。

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多方面的大力支持，尤其是一些出版单位和个人为我们提供了诸多详尽的资料，不胜感谢。由于联系上的困难，我们未能与关涉本书的单位和个人一一取得联系。如涉及付酬问题，请上述相关者主动与我们联系。

最后，因我们水平所限，舛误在所难免，敬请诸位读者雅正。

编委会

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九日

周作人：这班东西太没人气。

郁达夫：十年一觉扬州梦。

劳伦斯：所有生命和感知的源泉在于男人和女人。

海明威：作家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。

——一个社会公认的精英阶层正在逐渐失去它夺目的光辉，必须承认，这是一个庸俗的容不下哪怕一丁点儿神圣的极端物欲社会。

血浓于水。

割不断的是亲情。子女是父母永远的安慰和寄托。

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，过去的一个世纪大半飘摇于烟火迷离之中，让我们倾听那些来自于饥饿、死亡、悲欢、绝望、无奈和愤恨的呻吟。

文事

中国百年文艺书信精选

从 20 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到解放初期的百家争鸣，到轰轰烈烈、万马齐喑的文化大革命，再到 80 年代的思想大解放，中国文人一个世纪来的曲折经历折射了怎样不堪回首的历史真实？

到底是什么使中国作家离诺贝尔愈来愈远，难道仅仅因为他们太专注“写希望、写光明”吗？

现在的青年，没有一个是勇猛精进的

——王统照致《新青年》杂志

王统照（1897年—1957），中国作家、教育家。山东诸城人。1913年就读于济南育英中学，1924年于中国大学英文系毕业后，曾任大学讲师、中学教员等职，并开始文学创作。1921年与郑振铎、沈雁冰等12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。曾任中国大学教授兼出版部主任。1934年赴欧洲考察古代文学和艺术。1935年回国，曾任《文学》月刊主编、开明书店编辑、暨南大学、山东大学教授。建国后，历任山东省文联主席、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、山东省文化局局长、中国作协第一届理事、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等。是第一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山雨》、《春花》、《一叶》等，另有《王统照文集》（六卷）。

记者足下：

校课余暇，获读贵志。说理新颖，内容精美，洵为最有益青年之读物。绎诵数过，不胜为我诸青年喜慰也。统照窃以为吾国衰弱不振之原因，即国民好学性之颓丧，而尤在青年好学性之颓丧。夫学犹殖也，不殖则荒。划文明日进，科学日新，尤非努力猛进以求学不为功。然负此努力猛进求学之责任者，诸青年也。且为先知先觉而负启迪指导一班国民使之努力猛进求学者，亦非老者壮者，及比诸老者壮者之青年。而完全任此仔肩者，固吾高尚纯洁诸青年之责任也。然今之青年，其下焉者，卑

鄙苟且，可勿论矣。而稍知自好者，亦不过敷衍谨言，期于自守焉尔。已其上焉者，又只知死守学校晦闷之课本，专攻一二陈腐之科学。于所谓勇猛精进，所谓活泼进取，所谓奋斗自勉，或充尽我青年之责任于万一者。吾虽交游寡而闻见窒，盖亦鲜其人矣。虽然常此不治，将成痼疾，而医之之捷径，则报章杂志，固为最良之针砭，而最利之利器也。虽然，报章备矣，杂志有矣，且完美优好而无疵矣。而所谓今之青年者，乃多惜雪茄醇醪之小费，车马声色之时间，而不一购阅焉。不宁惟是，且即有图书之阅览处，报章杂志之陈列所，恐亦惟愿浏览一二野狐禅之笔记，与夫妄诞不经之稗史。或则涉猎数页猥鄙琐碎之杂著，以及文采风流之小说。而于类于进德修业之危言正论，与新颖精湛之科学的文字，乃绝不一睹焉。嗟夫黄芦白苇，弥望皆是，可胜慨哉。是言虽过于激，然亦确有是等之青年，而非统照之誓言也。贵志出版以来，宏旨精论，夙所钦佩。凡我青年，宜手一编，以为读书之一助。而稍求其所谓世界之新学问、新知识者，且可得藉知先知先觉之责任于万一也。然青年之不悦学也如是。苟不有以振启之警醒之则如列珍羞，而未口试，陈纨绮而未体服者，奚以异。然统照不敏，窃愿贵志于报余附白，多提倡青年读书之利益，及读书之方法，或介绍东西名人读书之实验与其规程，以期促进青年之好学心，读书性，庶不无小补欤。上所陈者，多属平淡无奇。而鄙见如此，吐之斯快，如蒙斧正赐答，则无任幸甚。

王统照 启

一九一六年

【背景资料】

这是当时身为中学生的王统照获读《新青年》杂志后写给该刊记者的一封信。此信陈独秀收阅后并写了“答王统照”的复信。

《新青年》是中国近代刊物，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。第一卷名《青年杂志》，第二卷起更名《新青年》月刊，陈独秀任主编，他在创刊号上发表《敬告青年》，提出“人权”和“科学”口号，抨击封建的伦理道德，力倡“道德革命”，之后又发表过《新文化运动是什么》、《文学革命论》和《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》、《列宁主义与中国农民运动》等重要文章，在倡导文学革命、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。李大钊的《庶民的胜利》、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及鲁迅的中国文学上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都是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发表的，该刊1926年停刊。创刊之后的头三年曾成为当时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，一度成为党的机关报。纵观《新青年》，它对宣传新文化，传播马克思主义，教育培养一代青年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，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作了思想准备。

王统照的这封信，就是读了《新青年》杂志后的有感而发，从中可见该刊当时在教育启发青年一代中所产生巨大反响。王统照认为，《新青年》“说理新颖，内容精美，洵为最有益青年之读物”，“凡我青年，宜手一编，以为读书之助。”然而当时“国民好学性颓丧，而尤在青年好学性之颓丧”。这使王统照大为感慨，以至将“好学性之颓丧”归为“吾国衰弱不振之原因。”怎样医治这“好学性颓丧”的国民从而使民族振兴呢？王统照认为“医治之捷径，则报章杂志”，它是“最良之针砭”，“最利之利器”。这一思想认识，与鲁迅先生的“弃医从文”颇为一致。出于这一认识，王

统照建议《新青年》“多提倡青年读书之利益，及读书之方法，或介绍东西名人读书之实验与其规程，以期促进青年之好学心，读书性。”

分析上述内容可见，王统照身为中学生，但却在思考教育国民，振兴民族上进心的大问题，其精神可佳，热忱感人。后来，陈独秀给王统照写了复信，全文如下：

统照先生：

来书疾世愤俗，热忱可感。中学校有如此青年，颇足动人中国未必沦亡之感。惟国中大多数人，缺乏进步向上之心。此问题甚大，似非报纸可医，且恐非教育可救也。此复

记者

（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一日）

从上面陈独秀的回信中可以看出，陈独秀一方面为王统照的疾世愤欲和热忱向上发出赞叹，一方面也指出了王统照信中思想认识的某些不足，即寄希望于报章杂志和教育来解决中国缺乏进步向上之心等问题，未必可行。

欲言文学革命，需从八事入手

——胡适致陈独秀

胡适（1891—1962）安徽绩溪人，出生于上海。早年留学美国。“五四”前后，倡导新文化运动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一直被当作是中国现代新文学和新文化的领袖人物。终其一生，在文学、史学、哲学等方面，胡适都有过突出的贡献。同时，他也热衷于议政、参政，并先后出任过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要职。唯其如此，他又是一个争议颇多的文化名人。

独秀先生足下：

二月三日，曾有一书奉寄，附所译《决斗》一稿，想已达览。久未见《青年》，不知尚继续出版否？今日偶翻阅旧寄之贵报，重读足下所论文学变迁之说，颇有鄙见，欲就大雅质正之。足下之言曰：“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，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。”此言是也。然贵报三号登某君长律一首，附有记者按语，推为“希世之音”。又曰：“予云相如而后，仅见斯篇；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，无此佳丽。……吾国人伟大精神，犹未丧失也欤？于此征之。”细检某君此诗，至少凡用古典套语一百事、……中如“温暾延犀烬（此句若无误字，即为不通），刘招查桂英”，“不堪追素孔，只是怯黔羸”（下句更不通），“义皆攀尾柱，泣为下苏坑”，“陈气豪湖海，邹谈必稗瀛”，在律诗中，皆为下下之句。又如“下催桑海

变，四接杞天倾”，上句用典已不当，下句本言高与天接之意，而用杞人忧天坠一典，不但不切，在文法上亦不通也。至于“阮籍曾埋照，长沮亦耦耕”，则更不通矣。夫论语记长沮桀溺同耕故曰“耦耕”。今一人岂可谓之“耦”耶？此种诗在排律中，但可称下驷。稍读元白柳刘（禹锡）之长律者，皆将谓贵报案语之为厚诬工部而过誉某君也。适所以不能已于言者，正以足下论文学已知古典主义之当废，而独啧啧称誉此古典主义之诗，窃谓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消矣。

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，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，不能自铸新辞，故用古典套语，转一弯子，含糊过去，其避难趋易，最可鄙薄！在古大家集中，其最可传之作，皆其最不用典者也。老杜《北征》何等工力！然全篇不用一典（其“不闻殷周衰，中自诛褒姒”二语乃比拟非用典也）。其《石壕》《羌村》诸诗亦然。韩退之诗亦不用典。白香山《琵琶行》全篇不用一典。《长恨歌》更长矣，仅用“倾国”“小玉”“双成”三典而忆。律诗之佳者，亦不用典。堂皇莫如“云移雉尾开宫扇，日映鳞龙识圣颜”。宛转莫如“岂谓尽烦回纥马，翻然远救朔方兵”。纤丽莫如“梦为远别啼难唤，书被催成墨未浓”。悲壮莫如“永夜角声悲自语，中天月色好谁看！”然其好处，岂在用典哉？（又如老杜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一首，更可玩味）总之，以用典见长之诗，决无可传之价值。虽工亦不值钱，况其不工，但求押韵者乎？

尝谓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：其下焉者，能押韵而已矣。稍进，如南社诸人，夸而无实，滥而不精，浮夸淫琐，几无足称者（南社中间亦有佳作。此所讥评，就其

大概言之耳)。更进，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鑫之流，视南社为高矣，然其诗皆规摹古人，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，极其所至，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贗鼎耳，文学云乎哉！

综观文学堕落之因，盖可以“文胜质”一语包之。文胜质者，有形式而无精神，貌似而神亏之谓也。欲救此文胜质之弊，当注重言中之意，文中之质，躯壳内之精神。古人曰：“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。”应之曰：若言之无物，又何用文为乎？

年来思虑观察所得，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，须从八事入手。八事者何？

一曰，不用典。

二曰，不注陈套语。

三曰，不讲对仗。（文当废骈，诗当废律）

四曰，不避俗字俗语。（不嫌以白话作诗词）

五曰，须讲求文法之结构。

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。

六曰，不作无病之呻吟。

七曰，不摹仿古人，语语须有个我在。

八曰，不须言之有物。

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。

此八事略具要领而已。其详细节目，非一书所能尽，当俟诸他日再为足下详言之。

以上所言，或有过激之处，然心所谓是，不敢不言。倘蒙揭之贵报，或可供当世人士之讨论。此一问题关系甚大，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，始可定是非。适以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，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，故敢贡其一

得之愚。伏乞恕其狂妄而赐以论断，则幸甚矣。匆匆不尽欲言。即祝撰安。

胡适白

民国五年十月

【背景资料】

本文作于1916年10月，载同年《新青年》第2卷第2号，在该文中胡适提出了“文学革命”须从“八事”入手的著作主张，不愧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领袖。

先修养，再议论

——傅增湘致蔡元培

傅增湘（1872—1950），中国现代学者、教育家。字淑和。四川江安人。早年入保定莲池书院学习。1897年为杭州求实书院教习，次年中进士。清末任直隶（河北省）提学使，先后创办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、京师女子师范学堂。1911年出席南北和议。1917年任王士珍内阁教育总长，以后长期从事图书收藏和版本目录研究。著有《双鉴楼善本书目》、《清代典试考略》、《藏园居士六十自述》等。

子民先生执事：

自《新潮》出版，辇下耆宿，对于在事员生，无不微词，比承过从，获谏尊旨，良用释然。

国学靡敝，士之秀且杰者，谋所以改弦而更张之。笃旧之伦，疾首疚心，为匡掖废坠之计，趋涂虽殊，用心则一。异同切劘，互资进行，尊闻行知，无妨殊轨。近顷所虑，乃在因批评而起辨难，因辨难而涉意气。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，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，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。

吾国伦理道义，人群纪纲，镌于人心，濡于学说，阅数百千年。其间节目条教，习惯蛻衍，或不适于现代，亦属在所不免。然而改革救正，自有其道。以积渐整理之功，行平实通利之策，斯乃为适。凡事过于锐进，或大